



# 征途如虹

——纪念海南解放70周年特别报道

A08

海南日报

2020年3月17日 星期二  
值班主任：蔡潇  
主编：陈奕霖 美编：陈海冰

本报记者 刘梦晓

看今朝，革命乐观主义尤可贵

在冯白驹等人被围困在母瑞山的8个月时间里，环境之艰苦、条件之恶劣远超常人想象——没有吃的，以野果野菜充饥；没有穿的，用树叶遮体；没有被褥，便烤热芭蕉叶，既当席子又当被……

但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中，他们没有绝望，仍然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。冯白驹还曾幽默地对大家说：“敌人把我们关进了母瑞山这座炼丹炉里，我们都像孙大圣一样，练就金睛火眼、钢筋铁骨，待日后再冲破炼丹炉，我们就更神通广大了。”他们心中的理想信念之火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，投身到这伟大的征程中，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复兴奋斗终身。

“艰难困苦、玉汝于成”，前进的道路没有坦途。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止革命战争年代需要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同样重要。当前，我们正面临着诸如疫情防控、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、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等重任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继承和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，认定目标、不畏艰险、自信乐观、勇猛精进，向上向善，直到守得云开见月明。



如今的母瑞山已成为红色旅游胜地。 通讯员 张博 摄



母瑞山革命根据地。 本报记者 刘梦晓 翻拍

## H 海南解放英烈谱

符明经：  
投身革命 一往无前

■ 本报记者 刘梦晓



1901年6月，符明经出生于海南琼东县（今琼海市）角塘村的一户贫农家庭。1920年秋，符明经考进琼东县立一高小学。杨善集到该校任校长期间，他在学习和思想上得到杨善集的指导和帮助。1926年夏，他成为中共党员。

1927年4月22日，国民党琼崖反动当局发动反革命事变，琼崖地委发出紧急撤退的通知。当天，符明经正在海口，获悉国民党右派正在海口、府城相继进行大搜捕，立即从府城赶到嘉积，向琼崖仲恺农工学校的领导同志部署转移工作，同时通知琼东、乐会、万宁、陵水等县农训所学员和农民武装人员尽快撤回乡村，伺机行动，从而保存了琼崖东路的革命力量。

1928年年底，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在王文明的领导下，转移到定安县的母瑞山区，建立革命根据地。符明经受王文明的委派，同琼东县委书记冯世江等留在琼东县的珍寨、里文和长坡的沙浦岭、彬村山一带潜伏坚持活动，逐步把琼东县受破坏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恢复起来。

1929年7月，特委领导机关在海口被破坏。8月中旬，在澄迈县委书记冯白驹的提议下，由王文明主持，在定安内洞山召开了各县代表联席会议。符明经代表琼东县委出席了这次会议。他回到琼东后，恢复健全党和群众组织，使琼东县的革命形势得到迅速发展。

1932年8月，符明经和特委书记冯白驹，琼苏政府秘书长王业熹等率领党政机关及红军警卫连100多在母瑞山坚持斗争，直到1933年4月才突围下山。

1943年夏，符明经调往琼山县抗日民主政府任县长，他积极领导和组织人民反对日军“蚕食”“扫荡”的斗争。

1946年4月，国民党四十六军倾其全力向解放区发动新的“清剿”。在敌人的包围封锁下，同志们饮污水，吃生鱼、生虾、生蟹，躺在泥泞中藏身，坚持艰苦斗争。

6天后，琼山县委书记陈说派潜入茹芮山，提供了敌人的布防情况，县府人员分为三路突围，两路队伍突围成功，而符明经带领的突围队伍却因地理环境恶劣和敌人追击，伤亡惨重。他在协助同志渡沟时溺水牺牲，时年45岁。

（本报定城3月16日电）

在琼崖革命武装斗争“二十三年红旗不倒”的征程中，母瑞山两次保留革命火种

# 巍巍青山存薪火

■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实习生 陈宋釜

3月的母瑞山，绿树成林，芳草青葱，鸟鸣花香，潭水湍急。

“在琼崖革命武装斗争‘二十三年红旗不倒’的征程中，母瑞山两次保留了革命火种。”3月16日，在定安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，83岁的园长王学广说起母瑞山在琼崖革命中发挥的重要作用。

92年前，琼崖红军在母瑞山建立革命根据地，这里发生过许多令后人铭记的故事，上演了革命火种绝处逢生的奇迹。

## 【艰苦岁月】 琼崖革命走向复兴

1928年底，琼崖土地革命转入低潮。为了打开琼崖革命武装斗争新局面，琼崖革命委员会主席、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明率领130多名红军和部分赤卫队、琼崖苏维埃政府直属机关、附属单位军械厂人员，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，来到母瑞山。

为了打破敌人对母瑞山的封锁，王文明一方面组织干部、战士悄悄深入周围村庄，宣传红军的政治主张和政策，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。另一方面，又组织人员烧

山开荒，进行生产自救，先后开辟了3个红军农场，种植了水稻、番薯、瓜菜等作物，在生活上渡过了难关。

1929年三四月间，蔡廷锴部因蒋桂战争的爆发陆续调离琼崖，“围剿”母瑞山的兵力逐步减弱。王文明利用这一有利时机，加快创建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的步伐。他在母瑞山革命根据地建立琼崖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和民众训练班，加强骨干培养工作，同时还办起了军械厂、红军

医院、印刷所、粮食加工厂、缝纫组、商店等。

“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，是琼崖革命由挫折转向复兴的新起点，标志着以王文明为代表的琼崖共产党人，对琼崖革命形势的认识已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，代表着琼崖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正确方向。”崔开勇说，革命的火种在母瑞山得到掩护，又从这里掀起革命的狂澜，因而母瑞山也被称为“琼崖革命的摇篮”。

## 【8个月抗争】 革命火种再得保留

1930年1月17日，被称为“琼崖革命第一人”的王文明因积劳成疾，于母瑞山病逝，时年仅36岁。

“王文明去世后，琼崖革命仍在如火如荼地发展，这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。”王学广说，1932年7月，广东军阀陈济棠为了扑灭琼崖的革命烈火，派其警卫旅长陈汉光率3000多人赴琼，向琼崖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二次“围剿”。

8月8日，陈汉光集中4个营的兵力，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，向母瑞山根据地进攻，并把红军军械厂、粮

食加工厂、后方医院等全部放火烧毁，将粮食、物资洗劫一空。

8月15日，红军再次遭到严重

打击，主力几乎损失殆尽。

在敌人的严密封锁和重重包围下，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、苏维埃政府主席符明经、秘书长王业熹等带领琼崖党政机关干部和红军指战员100

多人，在母瑞山密林深处，开始了长达8个月艰苦卓绝的斗争。

在敌人的重重封锁与不停搜

剿，以及饥饿、疾病、寒冷的不断侵

袭下，红军队伍伤亡人数不断增加，

而此前派出去联络组织的小分队也

全部失散，整个队伍最后只剩下了

中过去……大部分人的肩膀露在外面，有的光着屁股。个个身上冻得发青发紫，有什么办法呀！只有像

万年前我们的祖先那样，摘树叶剥树皮，连在一起，披在身上。男同志披的树皮像古代骑士的盔甲；女同志穿起名副其实的‘百叶裙’。大家走动起来，好像是一群穿山甲。”

在敌人的重重封锁与不停搜

剿，以及饥饿、疾病、寒冷的不断侵

袭下，红军队伍伤亡人数不断增加，

而此前派出去联络组织的小分队也

全部失散，整个队伍最后只剩下了

## 【老区新气象】 乡亲们过上好日子

荒种橡胶，到如今家家办起民宿吃上旅游饭，母瑞山的变化让韩秀英感慨万千。

海垦控股集团投入资金进行改造后，母瑞山七队家家户户住上了楼房，每家预留两间卧室共4张床作为民宿，供到母瑞山革命教育基地培训的学员或者到此参观的游客使用。

2014年至今，定安县委、县政府总计投入1.04亿元用于母瑞山革命老区的升级改造，不断提升景区硬件配套，并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，复原红军供销社、红军缝衣组和红军交通处等10处革命遗址并完善周边配套设施，形成完整的旅游布局。

此外，定安县委、县政府还紧密

结合革命老区振兴发展，依托红色旅游景区开发，吸引周边居民参与景区内配套服务，支持当地群众参与餐饮、住宿等经营服务，带动当地贫困人口就业。

“看看我们现在的好日子，这不是当年琼崖革命军浴血奋战，想要给人民创造的新生活吗？”韩秀英说。

（本报定城3月16日电）

## H 岁月回眸

# 环境恶劣、条件艰苦，但革命的星星之火在母瑞山从未熄灭 用生命守护革命火种

■ 本报记者 刘梦晓

王学广是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园长，也是母瑞山上的“红色讲解员”。1991年，担任中瑞农工工会主席的他，开始筹建场史馆。正是这次筹建场史馆的工作，让他了解到了许多当年的故事。

“第二次保存革命火种的8个月里，我们许多革命战士都是非战斗死亡，饿死、病死、被毒蛇咬死。其中有9名战士当时在一棵大树下休息，坐下去就再也没有力气站起来。”在母瑞山革命纪念园的将军雕像前，王学广一遍遍地向前来此参观的游客讲述着那段无比艰难的历史。恶劣的环境让许多战士病倒

了，大部分人患夜盲症和水肿病，没看到革命的胜利就已离世。

“但与此同时，革命的星星之火仍可燎原。”王学广说，革命的火种到了当地百姓的心中，有不少青年，不顾敌人重重封锁，冒着生命危险，翻山越岭给红军下山买粮食，搞情报，配合红军打击进犯之敌。有的还把自己打猎用的火药送给红军使

用。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，红军战胜了无数困难。

王学广说，冯白驹将军在总结琼崖革命斗争胜利的原因时，做出了“山不藏人，人藏山”的高度概括。在革命低潮时期，不是山藏了人，而是革命的群众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保护了革命火种，使琼崖革命取得了最终胜利。（本报定城3月16日电）